

永樂大典

卷一萬三千八百

七十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三末

賁 賁卦二

賁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程子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叢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為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大明照之象以脩明德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慎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為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上下有大明照庶物以用明為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朱子本義山下有大明不及遠明德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朱子語類問山下有大賁君子以明德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德政是明之小者无敢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先生曰明德政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一

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小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而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收折也大九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朱子問賁君子以明德政无敢折獄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民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又曰而言之如今州郡治獄案勘審覆自有許多即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尚書要囚至于句特他須有許多時日一段與周禮秋官同意也董楷集說朱氏附錄山下有大賁離下艮上內明外止雖然內明是箇止極底明所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大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外明內止艮下離上其象不同如此問苟明見其情罪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過着此象底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棒便了底亦有湏待囚訊鞠勅錄問結證而後了底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句特至歲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不留獄者謂囚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卜子夏傳及其未也雖君子柔之何哉王弼註處賁之時上物

以文明不可以威刑故君子以明德政而无敢折獄陸德明音義以明罰才本作命折之舌反註同鄭云斷也斷音丁亂反孔穎達正義山下有大貪者欲見大上照山有光明文飾也又取山舍火之光明象君子內含文明以理庶政故云山有大貪也以明德政者用此文章明達以治理庶政也无敢折獄者勿得直用果敢折斷訟獄李鼎祚集解象曰山下有大貪王虞曰山下有大文相照也夫山之為體層峯峻嶺峭峻參差直置其形已如彫飾復加大照彌見文章貪之象也君子以明德政无敢折獄虞翻曰君子謂乾離為明坤為庶政故明德政攻為獄三在獄待正故无敢折獄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也張橫渠說象曰山下有大貪上无敢折獄无敢折獄者明不暴於下民未孚也故止可明政以示民耳蘇軾傳觀乎天文止无敢折獄明德政明也無敢折獄止也楊龜山經說象曰山下有大貪上无敢折獄文明以止貪之象也觀文明之象則可以明德政用文非折獄之義也陳了齋說明德政无敢折獄人文也張紫巖傳用明於政而不用於獄必使无訟也明而能止故於獄不敢折不止則必待明而察察用之且无敢折獄則罰貪飾之道所宜然也雖明為庶政互體坎坎險為獄艮止為无敢折獄夫庶政明而獄訟息君子於貪不敢折獄汲汲惟庶

永樂大典卷之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二

政之明蓋得其本矣山下有大山止於上大傳於下其明之著旁燭萬物若庶政之脩治道有光云自非德止於身而明加於下其孰能體此象哉郭雍解本乎天者親上大之性也本乎地者親下山之德也山在上而親下大在下而親上是又相飾成文之象也聖人之德无加於明文明如此故可以明德政然無敢折獄者有其象而无其才故也噬嗑以離明而明罰豐以離明而折獄貪之文明是有其象也噬嗑動而明豐明以動而貴文明以止是无其才也且噬嗑與貪皆有頤中有物之象而貪无除間之義者孟動則間當除而止則不能除間也洪範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亦猶為間雖一而有動止不同之義也李光諱易詳說山者為獸草木之所生出也山下有大則光景所燭物無不照者故有貪之象君子體此以明德政則无見於政事者無不加貪焉獨獄訟之間當用其誠實而以法令為師學未及於古人其敢以片言折之乎獄者性命所係聖人於此有畏懼之心焉故曰无敢折獄也朱漢上傳山下有大託物以明異乎晉之自昭明德也黃師之象君子體之以明德政者初二三四正坤為庚政者正也无敢折獄者折獄之道在於用常人吉士衰矜獄情不待明察也不尚文飾也或曰噬嗑亦明也明罰何也曰噬嗑六三九四六五上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三

九不正不正者罰之責无敢折獄下四又正也庶政明而後折獄乃无枉
 濫弊剛中窺餘上民下離為責君子明庶政无敢折獄者以責為文飾之
 象折獄者不以飾為能也上離下民為族君子明慎用刑不留獄者以族
 為失所之象山上之大難以久照也非特如此禁止於下而上以明臨之
 為人所治者也族則如之靜止於上而明見於外自治者也責則如之大
 抵政者正也將以正物也賊武仲曰上之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
 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君子以
 自明庶政為急故於折獄有所不敢又責自泰卦中未用是知責飾之文
 生于天地交泰上下志同之復彼革創者安得有是乎雖然泰而責矣聖
 人尚訓以明庶政者與除戎器必於革聚之特同義李衡長海撤要庶政
 夫而至於獄訟必也使无訟乎折獄訟至幽隱有剛明之德則可責之象
 其明不遠故聖人戒之所謂卦有離象者多以刑獄言之此象文明化治
 之卦聖人戒之恐人惑也代居上而峻且明則下病於太察當先照其本
 原孫坦 所引王弼注見前楊萬里傳山下有太貪解已見上責文明之
 卦而大象言明不及文言政不及獄明用於政則文不敬明不及獄則明
 不務明庶政離也无敢折獄長也林來集解山者比也火者離也山上有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三

三

大則散而燎原是以為旅也山下有大則止而有耀是以為責也山有華
 木大夫其下光華燎爛而成五采之文責之象也君子以明庶政謹庶獄
 亦備是爾明庶政則取諸離毋敢折獄則取諸比也敢讀如老子勇于敢
 之敢獄者人命所繫情偽萬端其可任一已之聰明而以果敢折之哉山
 上有大其明著矣獄之不留固其宜也山下有大其明未著无敢於折不
 亦宜乎楊慈湖傳山者生育之所其下有大有而明珠无刑之象責文
 也文柔德也君子知民之未化不在乎民也在我而已在庶政而已不在
 乎刑也在養之而已未有庶政咸得其道而民不化者刑獄武德也武文
 之反也使以折獄為本務无不得已之意焉則刑益繁民益亂夫本末之
 叙故也秦漢而下罕明斯旨頃安世玩辭山有質大文之大在山下而不
 在山上者文可以表質不可以滅質也故責之用可以明庶政而不可以
 折獄用文以精明庶政則周之禮樂庶事備也不亦可乎用文以折獄則
 張湯杜周賢於皋陶矣豈所以求民情哉明庶政屬離无敢折獄屬比李
 謙齋詳解政者所以化民之本也刑者所以輔治之具也庶政既明則民
 自化刑可設而不用矣故无敢折獄无敢者非不敢也不忍也治至於用
 獄君子之不得已而况敢乎哉蔡節齋訓解象曰山下有大責有山之材

而照之以大則光彩外著責之象也 君子以明德政无敢折獄明德政
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 无敢折獄民止象折獄責乎情實責則
有文飾矣 馮椅輯註山下有大責之无敢折獄 王景孟曰明有所止之
象君子之於庶政則欲致其明此明也於庶獄則无敢折之此止也 諸說
唯此可通都曰法離之明而明德政法民之止而无敢折獄程可大曰離
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責旅不嫌於用明故離象稱大豐噬嗑稱電者雙明
於幽闇之間不以為常也竊謂庶政飾治者也故於責言也
田疇學易瑛理責大象

一

離下

離為明民為光明震為蕃離為政明德

象象曰山下有大責君子以明德政无敢折獄或者解責卦之象皆不得
責之義蓋以火為炎上之物火在天下則草木皆被其輝光故曰責然山
上有大草木亦能被其輝光何聖人反曰旅耶况乎山之有重者乎此非
通論也愚嘗研索而得責之說蓋責者飾也以文為飾責无色也 因无色
而飾之以色故曰責舜之作服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紳繡實取諸責周服九章尊日月星辰升之於旂而山在大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四

上之象其在衣裳也如故山在上火在下則止為山下有大也豈非責之
象乎君子在責之時固當脩明德政以為文飾之美觀若獄之一事則專
務情實又不當專文飾之辭以折之也孔子稱子路以片言折獄者蓋取
其不以文辭而勝其情實也然在易卦内外一或有離則多言刑獄之事
如豐旅噬嗑皆是以離為至明可以燭其幽隱故也責亦有之况獄者亦
庶政之一端聖人慮人之惑其明於政而祭於政故特戒之曰无敢折獄
魏了翁集義蓋田呂氏曰山下有大可以燭乎細微而不可以及遠庶政
之目細微不遺獄情遠而難知也 東萊呂氏曰象山下有大責大在山
下山上草木皆被其光彩是以謂之責責文也山下有大山上亦有光輝
猶文章必從根極中來聰明不可恃人多恃其聰明以折獄故失之於過
君子雖聰明而不敢自恃其明故於獄无敢折大抵无敢折獄者非謂延淹
遲滯也乃周詳審察常若不明者之所為故曰无敢折獄所引馮椅先生
曰龜山楊氏曰漢上車八曰見前法俱然既楊龜山註說未漢上傳鄭汝
諧翼傳以此八趙以大易通民為山山下有大互震於中日將出之時也
東方未明光華已爛責之象也聖人南面聽政用其明也離為獄折獄非
明不可而曰无敢者離明於内民止於外所宜審克不敢輕於用其明也

剛柔得中所以為貴。易板總義山下有大明不及遠所明者庶政而已。是以明其小而不及乎大獄者。民命所係大政也。書言非俊折獄惟良折獄庸可。愚哉。是以君子盡心為无敢折獄懼其明不及遠而過於察。君子用貴之道也。易象龜鑑準曰。人君用此不敢恃一己之見傷天下之生也。艮為山有草木貴於上。離為火有光彩貴於下。艮止也。離明也。離明於下而艮止於上。明不使之過也。人君知貴之有文而又明為不患乎無文。患乎文之枝蔓生也。不患乎無明。患乎明之淵魚察也。雖明乎庶政。昭德塞遠。以臨照百官。固不可欺。然於折獄則云無敢恐一己之見或差斷者。不可復續死者。不可復生。吾何敢用明以折獄乎。或者曰。片言可以折獄。吾夫子何取於由不知。吾夫子乃所以識由之好勇。故曰其由也。獄唯由之過於好勇。則可以片言折獄。雖夫子亦不敢觀貴之象曰。無敢旅之象曰。明謹中孚之象曰。儀獄緩死。夫子幾由之意深矣。復世三履。泰至五履。泰不害為明君。以是知由也。敢於折獄何敢望。夫子楊瀧曰。尚易通虞。陵揚氏曰。明德政離也。无敢折獄。民也。楊彤夫曰。民為實離文明。愚得之師曰。貪嗔嗔之反也。嗔嗔動而明。故明罰勅法。修刑也。貪明而止。故明德政。无敢折獄。修政也。周公去三監之間。而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康誥之書。

猶奉事於無或刑人殺人之語。益見嗔嗔者非聖人之得已。而貪者聖人之盛治也。明德政離。无敢折獄。體艮火可以窮山之幽。而君子不以明而窮獄之隱。明而止其无獲。獄市之意也。故曰離為刑獄之象。凡四卦貪。殊不憚於用明。故離象稱大豐。嗔嗔稱電。電者暫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為常也。愚曰。山下有大火亦山。貴文之象。庶政者大綱。小紀井井有條。體離之明以修明之折獄者。獄者平也。若用文以折獄。則舞文弄法。深文巧詆。不得天下之平矣。故曰无敢非不敢也。聖人戒用刑者之知止。不輕於用刑也。趙汝楨輯聞艮為山。離為大山。之下巖谷。隱悔之所也。有大貪之則明矣。明德政者體離之德。庶政多不明。則清亂折獄者。斷獄論罪也。必如大明當天。照臨博博幽隱。无遺然後可得其情。山下之火所燭。有俾或明於此。聞於彼。或文致其罪。詎敢以是折獄哉。徐相直說火在山下。其照甚廣。庶類皆被光明。此貴之象也。君子法象脩明德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臨政固貴文明。而折獄不可過用其明。姑汾通。聖註類指龜山下有大止。以文明不以威刑也。君子法之。无敢折獄。張應珩解山下有大動。值萬狀。一一照見。君子體此以明德政也。離為獄。互震為豐。有折獄數刑象。而艮止之。是以无敢折獄。蘇起翁讀易記艮山之下有離。

火大夫上而山為火照無物不見君子觀此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至於折獄斷訟則有無敢之心何也離明固足以折獄民止則不敢輕於折獄也折獄豈尚文哉文之過則不實又文明之特非以刑為急以文治化成天下不高刑也陳深讀易編大在山下莫不輝映雖文彩昭著而明不遠君子觀象以明德政无敢折獄庶政事之小者用文以修明之則庶事備折獄事之大者用文以折之豈所求於民情哉卦內雖明而外民止故取此象明德政就離上說无敢折獄就民上說陳普解明者一一皆理離以剛夫柔為獄之象文明則用獄之利也故言獄之卦五皆離中孚无離亦互離也離明可以折獄矣而山止之於外又為愛人謙審而重之過之不救以輕之象折獄事之大故也丁易象義此釋賁卦畫離下民上四字也山下有大以離民二象言明德政取離之明无敢折獄取民之止或曰互坎為獄自泰來上本坤坤為事庶政也噬嗑四不正故利用獄賁三在獄中得正故无敢折獄又豐九居四震動故折獄賁九居上艮止故无敢折獄鄧錡圖說君子以賁之全象用觀乎人文化成天下以此明用庶政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无敢折獄也蓋人文之離南方萬物皆相見君子以之明用庶政天文之民乃先天之民也萬物至此西北先天之民盡

永樂大典卷三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六

敬而收之矣夫噬嗑六五利于用獄今反為賁之六二柔來文具剛也豈以人之獸情如同先天之民盡殺而收之矣謂柔既文剛而又得中无將噬嗑之果敢則明盡折其獄之情焉蓋盡法則无民矣故曰无敢折獄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吳澄纂言山下有大此釋離下民上也麗於物而其味炎熱者有體之火未麗於物而其氣溫暖者无體之火山下有大者山腹之內有此无體之火也醫書六氣論大分為二有君火有相火而以溫暖之氣為君火夫暑之氣為相火邵子謂大丰隱丰見蓋隱而无體者君火見而有體者相火也易之以大為象者十卦惟賁卦之火是以君火言賁此重卦之名草木暢茂而光華為賁古文書曰賁若草木大者溫暖之氣能養萬物山下有此大氣蘊藏於內則山上之草木暢茂賁然有光華故卦名為賁君子以明德政无敢折獄朱子曰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項氏曰賁之用可以明庶政而不可以折獄澄謂明者離之明无敢者民之止庶政又民象猶山中之多庶物也折獄又離象猶大光之能照見也交互取象其明但可用於民之庶政止而不敢用於離之折獄也俞琰集說象曰山下有大賁君子以明德政无敢折獄民山靜而止質也離火動而明文也大明於山下則質而以

永樂大典

卷一三三八七三

文故曰山下有大黃夫山下安得有火所以有大者有人於此居之也人
 居於山下則烟火集與荒山寂寂之境不同矣庶象也與庶物之庶同
 非謂其小也 秀巖季氏曰政與獄皆有大小不當執庶字以為小也君
 子以明德政无敢折獄者脩明德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斷獄則不
 可也書呂刑云非佞折獄惟良折獄佞謂口才也口才且不以斷獄則可
 以文而飾之手苟持其明察而深文巧詆緣飾以沒其情在小人則敢如
 是在君子則无敢如是也君子而如是則非君子矣豐卦明於內而動於
 外故其象曰折獄致刑責則明於內而止於外故其象曰明德政无敢折
 獄 深居馮氏曰明德政者離之明无敢折獄者艮之止又曰先之以臨
 觀之教養後之以嗷嗷責之刑政刑特以輔教而已係八原古君子體而
 用之以離明而脩庶政以艮止而省刑罰乃成文明之治也胡震衍義山
 止於上大明於下山下有大明有所止之象又火在山下而上照庶類皆
 被其光明為貪飾之象君子體離明之象而昭明德政則大綱小紀秩然
 有序本數未度昭然號示而文明之治達諸天下體艮止之象而无敢折
 獄則无敢有折獄之心明不肆用情實不沒使民无訟好生之意常達於
 天下明德政養民之心急也无敢折獄害民之心輕也洪氏曰政事尚顯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七

設文以飾治可也獄事尚真實飾辭以文致不可也前乎嗷嗷庶使當去
 則以用獄為利待乎責治文教既明則以折獄為後此又特措之宜也張
 清子集注沙隨曰離為刑獄之象九四卦責旅下媯於用明故稱大嗷嗷
 蓋稱電者雙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為常也 愚謂艮山之下有離大馬故
 照見山下草木之光輝君子觀山下之大用之以為斯世之責者也然離
 為獄折獄非明不可而曰无敢者離明於內艮止於外所宜審克故不敢
 輕用其明也蓋明在內者但可脩其庶政以著典章文物之盛獄為大事
 則止而不敢折折獄乃刑之已斷者也若輕於折獄則恐責飾之文勝而
 不得其情實宜明以止之象乎此大象但言明而不言文蓋文飾非折獄
 之道也明德政離象无敢折獄民象趙珪解君子觀山大責之象以文飾
 之道明其庶政无敢用文飾以折獄程子曰折獄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
 情矣胡炳文通明庶政之小者而不敢折其獄之大者亦以明不及遠故
 也明離象无敢折民象陳應澗又變易經折獄之君子明而又明者也山
 下之火其光未大明庶政則可折獄則未可无他量力之未遠也陳納易
 象本義責者飾也故卦以山下有大為象謂以大之明麗乎山之下其輝
 光發越而草木之文瞭然在目有不容掩者君子觀責之象用其明於庶

政可也用其明於折獄可乎用其明於庶政則不孤疑以無決不猶豫以
 難行紀綱未整者吾整之使有目者皆可見號令未肅者吾肅之使有耳
 者皆可聞不止於一事為之末凡繫乎民生之休戚者皆欲其理不止於
 一施設之暫凡關於國家之利害者皆欲其舉用其明而尤敢折獄則推
 哀矜之心軫仁恤之念不以其情為喜而慮其麗於法而不免不以當
 其罪為能而憂其入於刑而難宥是故大舜以刑期無刑而用皋陶文王
 以庶獄庶謹而任牧夫而吾夫子亦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彼
 昧於庶政者乃專以刑法繩天下是以民不見德惟戮是聞安得以明德
 政无敢折獄而告之手吁梁實參義山下有大則能照乎山上見其草木
 之生各止其所故君子法之以明照群下而思不出位其明於庶政者以
 離明在內而必致其察也无敢折獄者以民止於外而各有職司也周書
 言文王罔攸熯于庶獄庶慎蓋亦无敢折獄之意雖解蒙精蘊大義无儒
 曰山下有大山上方有光輝猶文章必自根柢中來處貴之時止物以文
 明不可以威刑故明庶政而无敢折獄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所當
 文飾也无敢折獄比止象折獄貴責則有文飾矣以文折獄則近於舞文
 而巧詖以明折獄則傷於過明而苛察山上有大旅其明在外遇事逢而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七百三

果决故利用刑不可高獄山下有大貪其明在內遇事詳而審察也故无
 敢折獄然无敢折獄非謂延淹退縮也乃周詳審察也離為刑獄四卦貴
 旅豐噬嗑也 蒙謂君子觀文明以止之象故雖成乎文而不敢果於
 斷也責清之攝要責象餘意曰民山之下而有離火照明德物故為責之
 象君子用離之明以明其政政者治之具所當文飾也用民之止以无敢
 折獄折獄責乎情實責則文飾而沒其情也此與山上有大旅君子以明
 慎用利而不留獄相反者責止在外明在內旅止在內明在外也所引剛
 柔二象以下六條見前孔穎達正義本漢上傳馮待聘傳字斷義海張季
 易纂鏡氏曰責是明而止有所礙不敢自以為明所以无敢折獄不知噬
 嗑威明並行之利用也本義山下之大明不及遠於諸爻才德上可說於
 君子不應明不及遠只是明而止不過於用所引張氏曰泰九曰見前幾
 清于其北泰即奇則解莫梓經義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象曰山下有大
 責 因人事以察自然之文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合物理以論自然之
 文聖人所以示大易之象蓋文之為文其著於人事物理之間者皆非強
 其所本无也不過因其自然而加之飾耳人徒知聖人恢文治於天下有
 以極其文明之盛而不知聖人宗主斯文亦惟因人情而為之品即此易

之所以有貴之象為夫自有斯世以來固未嘗一日而无文也彼其君臣父子之間兄弟朋友之際本秩然而有序惟夫聖人者作獨觀化原即其自然之文運以導之變化人心陶成風俗使天下日趨於文則聖人之化於斯成矣然聖人之所以化天下者曷嘗以私意為之哉觀之易象則可見矣彼其山於至高之勢止於其上草木生焉昆虫出焉本於然而不齊惟其下有互明之火為之旁燭則輝光炳耀相維成文昭著而不可掩合二物而象之以貴則貴之所謂文明者寧復有外於自然者乎是故不觀諸象則无以見天下之治實因人事之自然不觀諸象則无以見大易之象實合物理之自然然則天下之理凡其出於自然而然者蓋无往而不然者也貴之象曰云云其意以此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世之善論文者未有過於斯言矣嗚呼亦孰知夫以止而為文者乎何者文不可以不用亦不可以適用蓋厭忽簡陋入之情也崇高緣飾亦人情也身加之會足以合禮觀其會通典禮以行文不可以不用信矣然而華藻之盛志信之衰也文彩之勝器質之陋也數度之制貴乎能節上下之辨在乎定志文其可過乎嗟夫天下之理有質有文質无文則野文勝質則流凡其相資而後顯相待而後行何莫非出於自然而然而有不得不然初不容加毫末於

其間也如使聖人不觀人文而達之教化必狹納天下於希夷淡泊之鄉則禮樂之具刑政之施或缺略而不周固无以指生民於理或者飾飾徒倡而其實不存文為具舉而詐偽求勝蕩然相與日流於无所止之域則風俗浮靡而治效日以懸矣胡不驗於易之象乎方貴之未為貴也離自為明其自為止於貴何有也迨夫止為而麗之以明則止之不可易者得以隨所寓而見明焉而得所止則明之不可掩者得以有所麗而文隨寓而見此貴之所以為文得麗而文此文之所以為貴飾於此則知聖人必察人事自然之文而飾治大易必合於物理自然之文而成卦章不以文之為文固不可以不用亦不可以過用乎合象象而求之一本諸自然而已矣况夫人不能无生有生斯有父子人不能无長幼有長幼必有兄弟以其不能无匹偶也是以有夫婦焉以其不能无上下也是以有君臣焉若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大倫是皆出於天理之自然而非由外鑠者也曷嘗有一人之可廢乎是文哉文而可廢則人道不立矣然習矣而不知行之而不察必有聖人者出而任斯文之責達觀乎此故為之朝覲之禮以導之則朝廷之上儼然有文以相接也為之定省之禮以導之則閭門之內儼然有恩以相與也教之以婚姻之禮則男女之別明而淫僻之罪

消教之以解飲酒之禮則長幼之序定而爭鬪之獄息章其物未而悅之者易趨順其情性而節之者不過陶萬方於和平之域宅四表於文明之下化而成之粹然一歸於正吾故曰因人事以察自然之文聖人所以致天下之治此也雖然人有是事物有是理以人之事揆物之理未始或異也賁之為卦其所以成體者非山與火之相須乎使山下有風則但見其振動盪壞而未見其為文明故其象為盪而不為賁山下有雷則但見其蘊蓄含洪而未見其為文明故其象為順而不為賁惟夫火於物為山而居上離於物為火而在下以艮而乘乎離則止之有所而明无不燭以火而麗於山則輝光內著而安靜外時辰為草木其為華為色者无一而不著也微之為昆蟲其或飛或躍者无一而能適况夫主息之富萌蘖之繁形象之多物物昭明察不可掩在在呈露洞无所蔽合其所主之象定其所稱之名則賁者然也致飾而亨其文明有若此者不謂之賁而何吾故曰合物理以論自然之文聖人所以示大易之象此也大哉賁之用自有天地以至于今无一日而不存也隆古盛時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民物阜安萬化畢理充鴻勃鈔乎兩間蕩乎莫之能名何者為質何者非質何者為文何者非文世不古矣文盛而質泯其所謂文者趨於華而過其實物

於文而識其質。辨思其故。皇極不建而斯人真以偽鑿。性愛情遷於是矣。其所以為文矣。聖人於賁安得不勦夫傲傲之憂哉。非憂夫賁也。憂夫文勝而質不稱也。以卦考之。下體本乾柔未文。其中而為離上體本坤剛性。文具上而為艮。此賁之成卦也。理之所在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必有下有彼必有此。有質必有文。自然而然而然也。故前乎此曰文明以止。則是文寓於質可也。馴至於徇其文不可也。後乎此曰无敢折傲。則是質稱其文也。文泯其實不可也。聖人忠厚之意。隱然於辭意之末。此吾所以知聖人於賁。蓋有憂焉。在昔唐虞成周和萬邦而恭民於變教。五典而五典克從。與夫五禮六樂之防民。則化之被于天下者。充跡厥成矣。曰煥乎有文。曰都鄙乎文賁之為。盛於斯可考。然而夫子之古先進後進。則欲從野人論文。質史野則欲為君子。又吾惡夫文者何耶。蓋人之高質本然之質也。聖人之賁文自然之文也。故曰忠信禮之質也。文理禮之文也。甘受和白。受采苟无忠信不可。虛拘者此也。卦之上九所以有取於白賁者。其亦憂天下後世徒尚其文而先事於觀美。則大者矯身淫佚於其上。小者於僻邪侈於其下。雖欲化之則難矣。然則白賁无咎。其致儉之道。雖知此始可與言易也。已矣。始可與論文也。已矣。異說之易疑問。賁與旅象皆離。良何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三

故火在山下則為旅火在山下則為賁 道遠公曰大者文明之物火在
山下人皆得而用之儼然而可觀故為賁賁者文明之象也親慕為旅火
在山上失其所居如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程子傳初九以

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九位之地九所施於天下唯
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
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與而車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
為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此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
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
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賁君子所賁
以車徒為言者因趾與行為義也朱子本義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
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王制註在賁之始以剛處
下居於九位素於不義安夫徒步以從其志者也故飾其趾舍車而徒義
弗乘之謂也 趾一本作止鄭云趾足舍音捨下及註同車音居鄭張本
作輿從漢時始有居音夫音符陸德明音義見前上節註孔穎達正義在
賁之始以剛處下居於九位之地乃素於不義之車而從有義之徒步故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三

十一

云舍車而徒以其志行高潔不苟就輿乘是以義不肯乘故象云義弗乘
也要義車字漢以未始有居音見前上節註李鼎祚集解初九賁其趾
虞翻曰應在震震為足故賁其趾也 舍車而徒 虞翻曰應在艮艮為
舍坎為車徒步行也位在下故舍車而徒陳了齋說以舍為初剛以為義
都繁易變體義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此賁之艮也而又辭云爾者蓋君
子於辭受趣舍之際未嘗苟也與其苟得於勢禁不若辭之以義則用義
禁以致飾而美於勢禁多矣賁其趾者義禁也舍車者辭勢禁而不受也
其象則初九舍比已之二以從正應之四也舍車則得艮之止矣徒行則
所謂時行也艮以止為主而時行則行故賁其趾舍車而徒而變體為艮
然因以義禁致飾於行止之際則與艮之本體異焉乃為賁之艮而已王
萃叟音訓其趾陸氏曰一本作止范氏曰按止古文車范氏曰按車古文
恭節齋訓解初九賁其趾趾在體之下人所用以步者在卦之下故取以
為象 舍車而徒車乘載者也徒步行也所飾者趾則所重在趾故有舍
車而徒之象為荷鞬註初九賁其趾致飾於其初之象止同嗟嗟初九
舍車而徒占舍今捨車今與古居與余二聲通用鄭張作輿徒徒行也趙
汝樸輯聞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趾下之象書言車服以庸車所以賁吾

行舍車不以車行為趾之義。居卦之下賁其趾者也。初九上賁乎四故舍其賁我者以賁人以車賁四甘心徒行可謂得賁之正。姑汾造更証類指龜以剛處下居於九位賁飾其趾義不乘與舍車徒也。方之古人如晉之陶潛不折腰於小人策杖履而歸太守王弘屢謁不肯見因俟於道就坐弘見潛履弊言之潛舒足使易之此不謂賁其趾義弗乘也。陳深讀易編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在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趾在下八所用以行者初在下趾之象也。所以賁其行義弗當乘辱也。非賁也。故寧守義舍車而徒行而自以為賁也。謂自賁于下也。蓋所賁者在趾而不在車也。陳普解初九賁其趾剛於下而文明飾其履履者也。舍車而徒二陽皆居上乘柔初獨處下無所乘蓋不處不義之富貴而甘於貧賤者也。正義不謀利故不言吉。丁易東象義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初在下為足故為賁其趾車所乘者也。徒步行也。下无所乘故為舍車用足徒行之象。乘車所以賁其趾徒行則勞其趾矣。以象言之初九應四而四互震震為足故為賁其趾。二互坎坎為輿舍車而徒舍二之車而從四正應也。問四亦互坎何以知車之為二曰二互坎不正震故二專為車也。故釋象言義弗乘於義當從正應不當非義而從二耳。此文剛而得正介然自守素

永樂大典卷萬三千七百七十三

十二

賁賁行乎賁賁不為時之賁飾所動也。吳澄察言初九初之畫得九為賁之長。賁其趾象也。初畫在下為趾賁其趾者非履之象以飾其趾為行計也。舍車而徒象也。二三四互坎為車徒步行也。二之柔乘飾初之剛初剛不受其飾而惟自飾故舍二之車而自飾其趾以步行內飾於已而不資外飾於人剛正而明者能之。俞琰集說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在下而能自脩飾故曰賁其趾徒謂徒步行也。車指二捨六三之車而自徒行故曰舍車而徒初九剛正而不苟合故其象如此。舍音捨張清子附錄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行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此也。胡炳文通卦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壯初壯于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賁初剛豈不見自互坎之車與舍之而徒步能安在下之分者也。蓋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而无所乘分也。然曰賁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舍車之禁而徒行是不以徒為辱而自以為義為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董真卿會通雙湖先生曰趾象見嗟嗟初爻下車前有互坎象初未入坎體故有舍車徒行象齊復譚本說趾止也初剛在下不賴其賁者梁寅參義初以陽在下而與四為應四近君之大臣而柔弱之甚又有問

陽不能引而進之如初者將何為哉亦自責飾其所行而无藉於如馬之責斯可也責其趾自飾其行也舍車而徒以賤為貴也人所為貴於軒冕者高責飾而已然有命焉而不可致則有吾身之富貴者在焉而何羨於其外也古之恬退者自謂安步以當車蹠食以當肉充罪以當責豈非貴趾舍車之義歟易暴張氏曰車二也徒初也舍車而徒以義不當乘二之車則寧徒步而行佳以從四也車何足以貴吾趾哉先儒曰舍車以二三四坎體有車與之象徒者初爻陽而陽剛居下也禁在趾大夫去位之象此是以去位為榮者胡氏雲峰曰杜初剛居剛而徒體故壯於趾責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責其趾舍車之禁而徒行是不以得位為榮而自以去位在下為榮也

象曰舍車而徒

義弗乘也

程子傳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之責守其義而已朱子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下于夏傳初九責其趾止義弗乘也剛而未位獨立其志不超其應不苟乎乘也故飾其趾將徒行也其義豈乘哉明其特之不可也李鼎祚集解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崔憬曰剛柔相交以成飾義者也今近四并於二此故曰舍車

永樂大典卷三十三百七十三

十三

車士大夫所乘謂二也四乘於剛且止其應初全其義故曰而徒徒塵賤之事也自飾其行故曰責其趾趾謂初也王肅曰在下故稱趾既舍其車又飾其趾是徒步也張橫渠說初九責其趾止義弗乘也文明之德以責居賤飾飾於下故曰責其趾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蘇軾傳文明者六二也初九九三見爻者也自六二言之則初九其趾九三其頤也初九之應在四六二之爻初九之所不交也車者所以養趾為行文也初九為趾則六二之所以爻初九者為車矣初九自繫以卷六四之好故義不乘其車而徒行也楊龜山經說居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責其趾徒行之象也不為法不見諸僕義也故居之則不往往僕義也故居人君之亦往舍車而徒者也君子之自責其行豈有待乎外哉守義不渝而已故軒車不容卷于責以為愧仁義之患與馬之師原憲不為也此舍車而徒之謂歟張業巖傳自脩庶陽義不苟從曰責其趾陽在下為趾互坎為車二在前有義而行之之意曰舍車避龍從義不苟以趨正應得責之負不然更為比周求安榮抵危焉何所望於責飾哉鄭雅解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榮而不以徒行為辱舍生取義尚有之况車徒之間乎是以古之人祿以天下弗顧繫馬于駒弗受一介不以與人一

介不以取諸人惟長所在而已故初九以平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
義者矣雖徒行也乃以義飾其趾者乎二之虛中猶載我者也舍二應四
義弗乘也若夫小人不義而乘盜之招也雖廢氏之車何有於我哉孔子
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曰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
何加焉充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李
光讚易詳說九居於初此陽剛君子隱而未見者也發跡之初九當自重
原憲之貧捉襟肘見納履踵決及歌商頌之聲若出金石高車駟馬者蓋
有愧焉車固君子之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君子於辭受進退
之際惟義之從耳顏蠲緩行以當車君子不以爲辱所治愈下得車愈多
者君子不以爲榮資之初九能自貴重寧徒行而舍軒車之盛其爲充華
責飾之道莫大焉初比於二而正應在四不比於近而遠從正應故有舍
車徒行之象伊尹耕有莘之野非其長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
繫馬于駒弗視也君子居窮隱約能自重如此豈以徒行爲辱乘軒車爲
榮哉米漢上傳比爲指初在下體之下動而應足趾也坤爲輿二坎爲輪
車也四震爲大途爲足足趾行乎大途者徒行也初九於六二爲近於六
四爲遠舍二車弗乘寧徒行而弗辭者六二非正應義弗乘也夫車所以

負其行義弗當乘而來之辱也非貴也是以寧徒行雖跣足貴也古之人
有弗肯乘人之車緩步以當車者守義故也鄭剛中窺餘有德元位君子
在下固窮之特也固窮之道无他脩飾其所行而已矣此貴之初九所以
貴其趾舍車而徒也貴其趾者脩飾其所行之謂舍車而徒者義不脩就
之謂雖然初豈終窮者哉往見所應則白馬翰如矣其不徒行孰大於是
復曰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素履與負其趾易地皆然故
皆見於初九由是知脩飾所履當觀其窮賤之特集傳謂坎爲輪車也四
震爲大途又爲足徒行也二於初非正應故初不肯乘其車李衡義海撮
要初在四軒車之象四德不順故義不乘舍四處下徒步之象陸居下无
位乘則借夫素賤行乎貴賤行而互之之義也故處貴之特六爻須交
相資飾初本應四恐九三爲寇二逆而无應從二是乘車近而安應四是
徒行遠而勞苟非其義寧就勞而舍安石民之象舍車不乘得居下之理
亦貴之道所引上則以元前揚萬里傳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連則振斯文
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下
无位斯又其廢乎亦運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又未廢也貴其趾飾
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三

舍車而徒仕患无其特今居首飾文明之時特患无所主今近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從徒行者何也二吾近而非吾應也四吾應而吾遠也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強從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二又賢也然初九猶不強從於六二非其與也賢而非其與且不從而况非其賢者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諒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責世之牧民也亦責世之榮光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林栗寡解初九離也以陽居剛而在一卦之下應乎六四之坎故曰責其趾初九與六四相責者也下卦之下趾之象也故曰舍車而徒初近於二而配於四二四皆坎也坎為車而四有艮體艮止也六四之車止於上而六二之車當其前舍二而從四不得徒行矣以剛明之才而居最下之地安於徒行者也夫乘車安也徒行勞也初九過六二之車斯可乘矣可乘而不乘者以為物不可以苟合也吾之所應者四也其可過二之車而遂乘之歟夫所為設車者將以責其趾也苟為義不當乘而乘之則夫責者抵所以為趾歟是故君子寧舍車而徒行不見利而忘義乃所以責其趾也故子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夫豈終於徒行而已哉六四之馬輪如美揚慈湖傳初九在下義不乘車君子以義為禁不以車為禁義在於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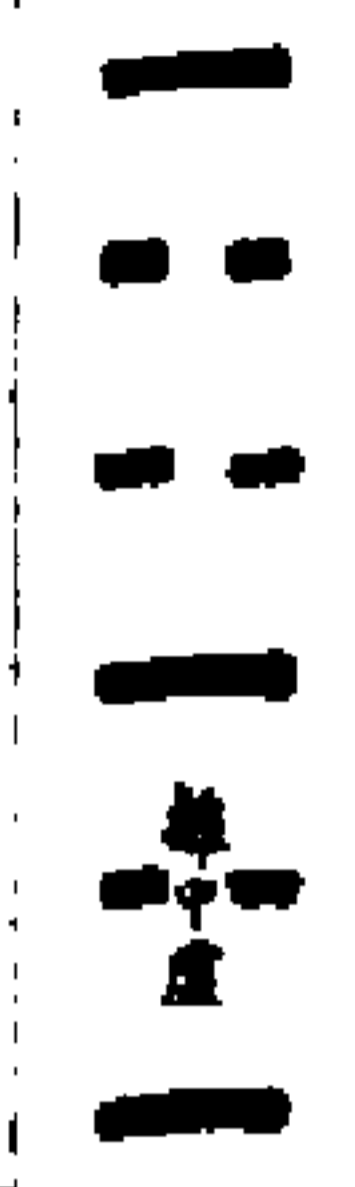
永樂大典卷一三八七三

十五

其禁在徒義在於趾其責在趾人達此者寡矣故聖人於是發之玉華豐音訓義弗乘氏曰鄭王作不字無詳解車服身之車也受之非其道則非以為禁而反以為辱初九居卦之下責乎其趾者也既无其位又无其功而有車與之錫則受之為非宜故不若舍車徒行之為安何者以其義不可乘而弗乘之也是故義之所在則孔子之不徒行不以為過義之所不可則玉燭之徐行當車不以為辱君子之辭受取舍亦惟其義而已矣蔡即齊訓解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處卦最下亦理无可乘之者馮椅輯註舍車而徒初九占義弗乘也弗不肯也乘平聲於義當以趾徒行故不肯乘車馮椅輯傳初九責其趾舍車而徒質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石守道曰初與四為正應故剛柔相賁而隔九三六二近初而无應可以相賁然初志于本應舍六二之車且趨正應者義當然也不可舍本應而從非正也程止叔曰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以車徒為象者因止以與行為義揚中立曰一卦之下止之象也責其止徒行之象也劉長民曰居下九位乘則借矣乘賁賁行乎賁賁行而宜之之義也郭子知曰止在下徒行賁者之事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為禁而不以徒為辱是以古之人繫馬于軻不受唯義所在而已初之賁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

失義者耽踣道曰六二虛中車之象也。都聖與曰无所乘而涉謂之徒步。无所乘而行謂之徒行。艮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擲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是也。凡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則无所乘之象也。貴其趾不貴其車則是舍車而徒者也。初應四而剛柔相資情相得者也。自初至四凡歷三位則行之而往也。中隔九三則四不我即近比六二則可以相資然一卦之中唯初九六四獨為正應義不可舍之而即近也。六二欲裁初以往初九寧貴其趾以行而不貴六二之車，故六四亦有匪寇昏媾之義。序卦曰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貴初九其

始處幾手 右明象占 田疇學易蹊徑 貴初九 貴之民



離下 艮為指在下卦之下足之趾也。首其趾之象。離中虛車之象。艮為徑路



艮下 爻離之中虛而足趾止於徑路之下。艮上 舍車而徒之象。艮止之義。弗乘之

象初九貴其趾止義弗乘也。周官典命所載自工公至于士其命有九而車之等亦有九。庶人未命所以无車。詩難以役車為衆人之車而非可以

永樂大典卷二萬三千六百七十一

十六

乘者是以負而且乘必為招寇之媒而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也。初九處无位之地剛而為柔始夾上而反退止是未命者也。固當脩飾踵履不行非義故曰貴其趾。正窮觀其所不為之時也。然徒行趾之勞乘車趾之安惟其未命則不可乘車故寧舍乘車之安而就徒行之勞非好勞而惡逸也。以其義弗可乘則不以車為安而以義為安爾。孟子後車數十乘遊於諸侯而不以為泰蓋可乘弗乘適為非義故也。卦變重艮艮者止其所也。貴飾之初而能止其所是脩飾於踵履而合義者也。所以艮之初爻亦有良其趾之辭。魏了翁集義監田呂氏曰居貴之時以剛居下其體文明致飾于其足者也。致飾其足不可汚以不義不義之車不若行之潔也。五峰胡氏曰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吾為我辭焉如可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王烈寓於遼東公孫度欲以為吏烈為商賈以自給乃免。東萊呂氏曰初九大抵人皆以外物為光華而君子必思所以久遠之道初九一文本當從二之甚近不以二光華可慕而遠從四則知久遠之道在此矣。夫舍車而徒非謂有車而不之乘以義之不當故也。象又恐人以道義自負矜富貴蓋王公故又曰義弗乘蓋曰吾非輕富貴車馬為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義當乘則乘之矣。若義之所在而乘之則亦足

以光華此足以見君子不有外物之意也。引山陽先生曰：龜山楊氏曰：夫易通趾耦而在下以剛居之責其趾也。離為車，艮為徑路，初用而柔變離為艮，舍車而徒也。初剛四柔當位有應，而文言變何也？蓋四雖應初而柔三之剛於義未安，不若初變為柔為艮，其趾則各止其所而無咎矣。易後總義初在卦下未交乎上，自責而已，故言責其趾，趾所以行也。二三四五坎體為車，車在前而初載之固足以責其行，然可車而車則以車為榮，利之上九君子得與是也，不可車而車則以車為辱，解之六三負且乘是也。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義弗克乘則寧舍車而徒，自責在下亦惟其義而已。楊瀛四尚易通王景孟曰：孟子曰：昔彭更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乎？以為泰乎？孟子所謂非其道則初九所謂義弗乘也。以爻應言之，則初應四，義也，從二非義也，故舍近而之遠，舍易而即難，此舍車而徒之象也。楊彬夫曰：六二虛中，有車之象，惡得之師曰：初又責之，艮其趾，止其所也。初居下無位，舍徒乘車，思出其位矣，惟以文明之道而自責其所行，乘

宜賤行乎？貧賤雖繫馬千駒而弗受也。此所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一斷之以義也。艮為徑路，有車徒趾行之象，或曰二三四五體坎坎車在前，初可乘之。愚曰：初以陽居下，君子之抱道而在下者，當文明之世，臨剛明之德，任自責，師母乃獨善其身，耶蓋仕止久速，必當其可用，舍行藏惟義所在，義者立身行己之大閑也。若枉道徇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哉？初爻為足，故曰趾，初難支飾，故曰責趾，因趾之象曰車，徒艱，蠲曰緩步，以當車其初九舍二從四之意乎？夫子所謂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孟子所謂言下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初九義弗乘之旨也。此當責之初，而稱守義之君子也。不然，子雲從林，子厚從叔，文人見其責也，吾見其不責也。義安在哉？此初九爻之旨也。趙汝樸集聞舍車而徒，義弗乘也。乘軒雖榮，審義為重，初之弗乘，全義故也。徐相直說初九責其趾，止義弗乘也。剛明无位，唯自責其所行而已，義不當乘，寧舍車而徒，行象曰舍車而徒者，於義不當乘也。張應珩解初九趾也，六二車也，責其趾，文在下也，責卦剛上文柔柔乘文剛以迎言之，則初九宜責六二，今寧舍六二之車而徒行，蓋應在六四且義不當乘也。蘇起翁讀易記初九在下為趾之義，初比二應四二近而四遠，初寧舍二而應四，是猶舍車而徒行，義弗乘車。

本以貴其趾也。二為初之車以義不可合正應而乘之乘之適足為辱不足為貴寧可徒步而行安於分義從其正應豈不光明二三四五坎為與多者此初之不敢乘也陳深請易編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取舍以義為尚不義則反為汙何足為貴也陳晉解義者亦理之當然而已丁易東象義此以下釋貴六爻象辭也初九與四為應於義當從正應不當非義從二故舍車而徒也邵倚圖說初九貴其趾止義弗乘也艮之初六艮其趾也貴民之變也既濟離初爻其輪也貴者飾也初與四應貴其艮之趾也六二貴主有車者也坎為輪是也既濟初與四應坎亦為輪今貴初九舍二之車貴四之趾故曰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謂二雖有車而下比初九終非其義四雖徒行上下正應此其義也寧守義以徒行弗乘非義之車也故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吳澄暴言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義弗乘六二之車者蓋以就貴於所比之陰羊為非義也俞笑集說易中凡言乘皆自上而乘其在下者二在已上莫可乘也義弗可乘故事舍安而就勞哉李恕易訓初九貴其趾止義弗乘也初以剛明居下文无所施惟自貴飾其所行而已趾所以行者也行或不正則舍車與之安寧就徒行之苦蓋初近二而正應在四二雖近而安於義不正不可乘也保八

原吉初九初居離下貴之始也 貴其趾文明在下為趾 舍車而徒前五坎為輪為車下卦震震為足為大途徒行也舍車而徒行者乘利而就義也初九近於六二正應於六四不從六二之近而從六四之遠舍易從難舍車而徒行也守節脩身而行正道二雖有車而不乘寧徒行而從於六四乃文明之君子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君子體而用之舍車而徒從其正也二非不正為非已之應也守節處義故弗乘也胡震衍義初九貴其趾二義弗乘也君子斯文之所在遠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振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无位之地斯文其廢乎亦運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貴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唯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今居貴飾文明之時二吾近而非吾應四吾應而與吾遠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強從何也義也此舍車而徒行之象也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諒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貴世之放民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大君子所以設飾其身在於即義之貴不在於祿位之貴在於天爵之貴不在於人爵之貴貴之初九有志信以為與有禮義以為器其出言有章且行有枝葉今聞廣譽施於身致飾於下位者自得也故大車檻檻

永樂大典

卷一三八七三

不足以致其身以義不當乘車舍之而徒行也象曰義弗乘也君子取舍在於義而已知其義則謀王斷國亦不可以徒行也如其非義則守身獨善亦不可以苟取也初九之行乎貧賤豈博義以為高哉若夫出車彭彭旗旒央央南仲之承王命也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山崩之城東方也此則義之當乘而不徒貴其趾也程氏曰舍二從四舍易從難如舍車而徒行守節義君子之節貴也張清子集註愚謂初九居下體之下趾之象也貴其趾者乃自貴飾其所行而已初與四為正應而九三隔之不能違舍雖此於二則非正也車二也徒初也舍車而徒以義不當乘二之車則寧徒步而行往以從四也車何足以貴吾趾哉古之人有保馬千駟而不騎者初九有之所引都曰凡前為特特傳趙廷解初九貴其趾止義弗乘也初九之君子在下九位當文貴之世趾足也文飾其趾所以行也初切近二文明之大臣二下比初之賢而此貴初九守正弗從以有六四正應在上求已相資舍近以從遠者從正也乘車謂從二也徒行謂從四也舍乘車而徒行者不敢不從正也象云義弗乘君子之道非正不從二非已應改舍其車以義弗當乘也劉炳文通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初九以徒為義不以乘為義即孟子所謂往後保義也性見不義也陳應潤更案易繼初九

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九

貞其趾止義弗乘也初九變居艮之初六亦曰貞其趾此又曰貞其趾又變之止文也艮為少男又乘貴于趾未能著于外未仕者也車公卿大夫所乘之器也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者以此如漢召中公枚乘皆以安車而聘舍車而徒義弗乘者此必隱德之士遺時不平不肯應聘甘為徒行如漢韓康被召不起郡縣強之而行至半途乘柴車而避此則舍車而徒安行其志也解蒙精義大義先儒曰義弗乘則非以富貴車服為不足道但義不當乘之耳蒙謂大罕舍易而從難君子所以貴其行而不苟也郭易解義者守節之意初居下未仕乘車可乎貴清之操要初本應四恐九三為寇二近而无應從二是乘車近而安應四是徒行遠而勞苟非其義寧就勞而舍安也六二虛中車之象也九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九所乘之象所引在下九位以下見前易特詳董真卿會通程氏曰離為刑獄之象九四卦貪欲嫌於用明故稱大望嗟嗟稱電者暫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為常也所引蔡氏曰凡前乘即齊訓解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八百七十三

重錄總校官侍郎 臣 奉 鳴 雷

學士 臣 王 大 任

分校官編修 臣 孫 鏡

書寫儒士 臣 汪 文 孫

圖點監生 臣 林 天 泰

臣 董 于 翰